

行走在西海固的阳光

梦中的河流

心底的歌

朴素的声音

我住在一个叫良田的地方

独一无二的村庄

老树

静听鸟鸣

最美丽的姿态

读画

站在成熟的庄稼地里

一颗在寂寞中老去的苹果

生命

春分

清明

小时候的端午节

止不住的脚步

为了什么或者不为什么

暮春时节

娘家

我穿过的鞋子

人生

男人当家

拉二胡的山虎子

美丽的土豆

站在北京地铁站出口的女人

邻居家的狗

女儿的新鞋子

老榆树

受聘记

我们的黑城子的爷爷

买书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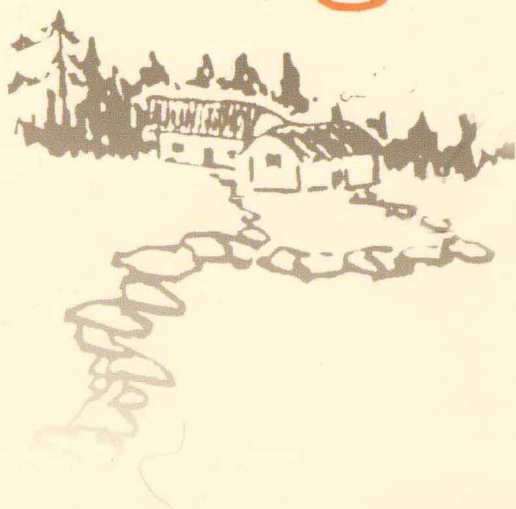
阳光灿烂的早晨

躺在父亲身边

没有原则的父亲

行走的 阳光

邹慧萍／著
散文自选集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行走的阳光

邹慧萍 / 著
散文自选集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的阳光 / 邹慧萍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525-0025-7

I. ①行… II. ①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9958号

行走的阳光

邹慧萍 著

责任编辑 王佐红

封面设计 千寻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5837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0025-7/I·343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邹慧萍的散文集《行走的阳光》即将编辑出版的时候，作为她的兄长和朋友，我本来只想祝贺一句，可当她的文字一行一行走过我的眼前，我就特别想对她的散文说几句话。

多年从事行政工作，没有多少时间阅读文学作品，但是自己身边的人、朋友圈子里的人写的文学作品，我还是很有兴趣阅读的。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读他们的作品也就是跟他们交谈、交心。

与邹慧萍交往多年，凭着对她品格与才华的认可，她的散文，凡我能够见到的，我总要认真阅读。读的时候常有一种“知遇”或者说“相通”的感觉，在文学上应该叫做共鸣吧。

90年代初期读到她的《我的黑城子的爷爷》的时候，我还在固原工作，还不认识她是什么样的人，但读了文章就有想见见她的冲动，觉得能够把一个乡下



老人写得这么亲切这么朴素这么刚强这么风神俱见，一定是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有心的人，一个善良的有真情的人。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邹慧萍的许多具有浓浓乡音、乡韵、乡情的散文常常让我有回了一趟老家的感觉。后来，知道邹慧萍和我是老乡的时候，那种认同感就愈加浓烈了。

有一年冬天，看到邹慧萍发表在《固原日报》副刊上的《我删除了你的电话号码》这篇小散文，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她说：“为什么曾经那么熟悉的一个人就在突然间，或者在你不经意的时间和你突然断了联系呢？”

她说：“我父亲的电话打不通已经两年多了。但是我还在我的手机里清清楚楚地保存着他的电话号码……他才走了几公里的距离，但是这个不远的距离就把我们隔到了无限远的两个世界。任我把电话拨打几十遍几百遍，他都不能接听了。”

这些文字就像说在我心上，把我积存于胸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说出来了。那时，我刚刚送走了八十六岁高龄的母亲不久，心里的疼痛还没有机会消散，她的文章就像一泓清泉于汨汨流淌之间消融了我心中的郁结和块垒。

她的许多文章是抒写亲情的，这些文字真诚、细腻、娓娓道来，散发着亲情的阳光和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

比如《人生》从几个小孩过家家说起，说到了“人生”这样的“大”主题。

比如《我穿过的鞋子》，鞋子的变迁映照了社会的变

迁，鞋子的经历暗示了人生的经历和生活的意义，仿佛琐碎、细小却耐人寻味。

她的很多文章都取材于这样的生活细节，但却能够给人一些“细节”之外的东西。

邹慧萍善于用一颗善良的心看待生活看待社会看待他人。在我的印象中，她文静、憨厚、真诚，也率性、感性、爱憎分明、善恶分明。从她的文章中我确切地领悟了“文如其人”的说法。

“天籁之音”，写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相知相依。感觉细微精到，情感真挚浓烈，文字灵动细腻。读来如沐花香如浴阳光，身心舒畅。

“岁月留痕”反映了她对身处的现实生活的感悟、觉醒和反思。在她的笔下，现实生活无疑也是琐碎庸常的，但更充满诗情画意。一双鞋子、一朵花、一个苹果、一棵树、一只鸟、一颗煮熟了的洋芋、会拉二胡的同学、邻居家的狗、老家的院落以及秋风、雨声、雪迹这些平常的生活所见都染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成了美好的、充满温情的、让人流连忘返唏嘘感叹的主观物象。

“亲情天空”尽情地宣泄着亲情的阳光。“我走在灿烂的阳光里，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因为亲情的天空永远是蔚蓝的。”在这个篇章中，有对逝者的怀念和追忆，比如《我的黑城子的爷爷》《时光的影子》《色难》《怀念二叔》等，

有对生者的眷顾和热爱。比如《陪婆婆看秦腔》《听妈把话说完》《想起红香》《带着女儿上大街》等等。篇篇可见真情，字字尽显诚心。

“心灵之约”是她最自由最自在地抒发内心感悟的文字，也是最能体现其真性情的文字，亦是最容易和读者达到共鸣的文字。

古人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说法，读邹慧萍的文字，我亦有同感。

对于文学的功利性我缺少理论上的认识，但就一个阅读者而言，我有一些粗浅的体会：散文的好处应该在以本色示人，最忌涂脂抹粉和装腔作势。而“本色”的前提是需要作者有真东西。有真情实感才会有真实的抒情，有真才实学才会有恰切的议论。有朴素真诚的性格才会有不粉饰不装腔不做作的文风，邹慧萍的散文应该说做到了这三个方面的真实。这在充满功利色彩的今天，尤其难能可贵。她的文字引导人们在急功近利的追逐中停下脚步，从容品味生活的真谛。

我是个行外人，也许说的是外行话，我只是想说：邹慧萍的散文能给人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能给人亲切感人的感染力量，能让人在轻松享受的同时得到些许关于人生况味的启迪。这样的作品就应该是耐读的作品。

祝愿邹慧萍的生活幸福美满，也祝愿邹慧萍继续用散文这种形式书写人间的幸福和美满！



为沉默者一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养成了一种偷懒的阅读习惯，就是先要看看前言或后记。提请列位注意，这种阅读习惯我特指朋友或熟人的著作。想来也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这种人的创作或著作，多数较为熟悉，想在前言或后记里印证一下我的基本感知是否准确。二是因为是熟人，生活模式之熟是一种熟，精神沟通是否也如此？如此盘查下来，恐怕只有前言或后记里有这类东西。

读默默无闻的邹慧萍和她默默无闻的散文创作就属此列。



点开电子文本，迅速地滚动鼠标，直到“后记”出现，便停下来。老实说，她的这个千把字的后记，我读了很长时间。直至读完，再把鼠标慢慢拉到首页，停下，我心里“哦”了一声，原来如此啊！

当然，后记就放在那里，这里就不复述了。我“哦”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她直接表达出的散文观和她散文中使我强烈体验到的意义，有一定出入。第二，她散文中的散淡、或者有心没肺，我以为应该在散文之外去解释，而她，显然只当作某种切实的写作心态看待了，这一点我以为是更值得说透的。

之所以事先唠叨这些，在我，意味着有必要为邹慧萍的散文创作进行一番辩护，包括为她的默默无闻。

先说第一个问题。邹慧萍说，她的写作其实是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即愿意传输出去的“郁结”和虽不便但若有愿意了解者也无妨作为有效交流对象的“倾吐”。分开来说，无非是“说者”和“听者”两个方面。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你说的是什么和你说出的将由谁来听。也就是，邹慧萍在写散文时，其实有一个确切的读者伺候在她大概知道的位置。有了这一自觉的交流意识，她在散文中已经表达出的体验与她对这种体验的总结之间，对于读者而言，就产生了某种“误读”的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她至少在目前，已经提升了“真情实感”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仍被散文论

评者视为首要标准的散文评价尺度。当然，她给她读者的信号——散文观，一直是大家都熟悉但的确需要清理的那个“真情实感”。就我对目前散文创作，特别是女性散文较为普遍的写作趋向的判断来说，“真情实感”相当于日记内容，而日记所写，差不多仅仅属于“我”的内心意识独白。这意思表达得再明白点，就是写作者的散文视野普遍地斩断了“我”与他人生活世界的联系，并把无数个他人生活构成的“历史”推到了一个更加遥远更加漠不关心的后台。纸面上最后就只剩下“我烦恼”“我焦虑”“我快乐”“我幸福”，或者“我要爱”等等“我”字打头的小心情、小情调、小悲伤。然而，既然“我”所在位置都相当含糊，苦心经营的如此散文世界，它的有效读者恐怕只有作者自己了。不消说，这是目前“去政治化”“纯文学”“人性论”等文学理论所蛊惑的后果。表现在散文上，就是似乎到处都有“我”，但“我”的思想却严重缺失；也似乎到处都有个性，然而支撑如此个性行世的背景却大面积缺席。

不能不说，邹慧萍的意识里有时也受制于如此“真情实感”。但她的散文创作实践却已经对以上东西进行了严正革命和颠覆，比如《行走在西海固的阳光》就很能说明问题。

散文写的是人们生活在久旱不雨的西海固，心里却始终充满阳光、迎着阳光走完一生的生命场面。其主旨大概可以用她引用过的一节诗的某一句来点明：“我们都是儿童/看到



什么，就照亮什么。”生活的流程看起来仿佛是特别偏爱这地方的阳光，一直在照耀着这地方的主人，其实是这地方的人们，从始至终在发现这地方的阳光。确信有阳光在，心灵中就一直有不可泯灭的光射进来。

单看我转述的这个主旨，熟悉文学史的人马上就会有反应，以为邹慧萍在用散文重述《圣经》故事，因为上帝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是大家熟悉的圣经话语。其实不然，我对比过张承志、已故朱世忠等作家对西海固的描绘，不管主体进入西海固腹地，还是隔岸旁观，酷焦、无助、荒寒都是无法绕开的文章命意。而邹慧萍是边走边看、边看边想、边想边体悟，酷焦、无助、荒寒她没有否认，她表示质疑的是人是不是该首先借重来自外部的力量的问题。正是她对内人内部力量的信赖，她的视野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文学对西海固的模式化思维——这一点上，我以为她的散文恰好是她无意识的批判眼光，而不是所谓诗意心态在起根本作用。他人的世界于是占据了散文的主体位置，越是进入他人生活逻辑的纵深地带，“我”的调门就越是压得低。我看到的其他女性散文，恰好是，“我”先声夺人，他人的世界实际上一直处在被屏蔽状态，如果有，那也只是文章的一个背景，绝非主体。诚然，“真情实感”也许还是一个标准，只是这标准必须先放到西海固大地的旷野来检验才是。只要西海固大地的生命规律拒绝闯入者、路过者的猎奇，它的本来面目

就很难用真情实感、或者以真情实感来判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你拎着旅行包被九寨沟的胜景惊得“哇塞”了，但头顶重物的九寨沟人不敢哇塞，因为一哇塞个人GDP就没了；同理，先有个“最不宜人类生存”的概念垫底，你于是顺理成章地、几乎不假思索地用了最极致的形容词概括西海固的不容易，但西海固的土著人恐怕觉得你在小题大做，对于他们来说，那就像驴不喝苦水一样正常。

一篇散文我说这么多，我是在强调，类似于《行走西海固的阳光》，其实不能简单地在“阳光”上去读解，正如太阳也有黑洞一样，《行走西海固的阳光》在阳光下有着比阳光本身更重要的叙述，这才是邹慧萍使我惊讶的地方：触角伸向了一个她本想有所控制却最终未能完全控制的地带，至少她写出了在阳光底下无法用阳光完全解释得体的生活本相。也即敞开了一个人心与外部世界无限交织行进的不能用现成结论把握的，需要心灵的体悟去思索、感知、回味的生活场面。其中的滋味，显然不是用真情实感就能总结得了。高于真情实感的，还有个被某种流行观念裹挟着的读者不能用其所是的价值眼光清晰判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她是不是用尽可能单纯而简约的笔墨接近后者了？我看是。因为她的叙述与记录，以及对人物言语的凝练，只想忠实于她的心灵所悟，这就不好用“苦难”与“诗意”简单概括她笔下的那块大地了。

再说第二个问题。据说邹慧萍将用《行走的阳光》出版这个散文集，我不知道是否已经确定。不管怎样命名吧，总之，在这个题目下，共有四个小标题统摄全书，它们分别是“天籁之音”“岁月留痕”“亲情天空”和“心灵之约”。很清楚，这四个标题就是四种题材。题材不同，但我体会到的心情态度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散淡、从容、舒缓和慢条斯理，一句话，是一个“慢”字。在慢慢地咀嚼中，世情、亲情、友情与恋情这四种本来相对独立的题材或人性内容，在她那儿走向了融合与统一。拿亲情篇与心灵篇来说，比如《我的黑城子爷爷》《永远的小花伞》与《快乐，情人节》《一个人的行走》，你就看不出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非要拎个特点来，大概前者近乎“悲情”，后者似在“忧伤”。然而，风格不是评价散文的根本，根本在于体会到的散文家的主体性在哪里。仅此而言，把情人节过成亲情，而又把亲情视为一个人的忧思，恐怕是邹慧萍的首创。似乎处处在讲儿时、少年时的故事，又仿佛时时在说今天作者本人的处事心态；篇篇有亲情，但篇篇又绝不止亲情。这当然是另一形式的“说”，说给自己，说给愿意聆听者和虽不愿却无法不在生老病死大限之中的个体。这表明，在邹慧萍的内心世界里，世情、亲情、友情、恋情，已经合四为一了，也就意味着她的散文超越了一般所谓的真情实感，而到了真实性——一种高于通常的伦理道德标准的体验层面。所以她

用散文叙述呈现的西海固现实，就既不是苦难叙事，也不是诗意叙事，是目前还没有理论概括的邹氏散文话语。毋庸置疑，这一散文话语方式，超越了她的女性身份——如果女性叙述主要是柔绵的；也超越了一般的女性主义——如果亢奋的、极端褊狭的私我主义是其主要特点的话。

读邹慧萍的这种散文，即属于她的这种絮叨，这种输出，这种对自我的拷问，使我不油得想起了鲁迅先生曾为自己杂文辩解的话来。鲁迅先生说，如果不到三十岁，或即便到了三十岁却未经历人生磨炼的，实在难懂他的杂文。在鲁迅，这个要求是指他的杂文读者，对于邹慧萍来说，我指能以此体验领悟他人生存的写作者。眼前的一个例子是，我的确经常读到这样一些作家作品：总放不下高高在上的自我，放不下——实则是看不明白文学要“内在性”、要写人的潜意识、要义无反顾地写自我等等概念的蛊惑，结果是你看到了亲情的狰狞、友情的奸诈和恋情的欺骗。极端者，亲情总是那么与众不同，友情总是那么荡气回肠，恋情总是那么如痴如醉……我想说，这些东西在人间可能存在，但绝非正常的存在，即不是人生的常态。如此散文风气，你联想最多的是对如今铺天盖地的于丹式“心灵鸡汤”这一价值程式的大同小异的发挥。我以为现如今的女性作家，大概太离不开《读者》文体和于丹、李银河等灌输的“心灵美学”了，动辄便快乐，动辄便幸福，要么，动辄便孤独，动辄便寂寞。

岂不知，这种伪个性、伪人性论、伪女性主义，葬送了许多本来有潜力的女作家，其次才是怎么写上不自觉的问题。

话题扯远了，再回过头来继续说邹慧萍，她的从容、散淡和有心没肺，其实在视界上已经高出了一般的女性散工程式：一点女性主义概念+一点中产阶级的养生学知识+一点《读者》文体的生活哲理。

她的世情没有价值模式，因为完全根据人物命运的展开而定；她的亲情不好概括，因为不止某一个体的亲情故事；她的友情亦不好总结，因为并非患得患失的感情兑换；她的恋情更不好仿效，因为不在现如今要死要活的叙述圈套内。

总之，我所谓邹慧萍散文中的散淡、或者有心没肺，应该在散文之外去解释的意思，特指邹慧萍每每在教学之余、家务之余，打开电脑，跟自己聊天、跟自己的读者聊天时的“非职业化散文创作心态”（《文学自由谈》，2010.5）——这是我谈朱世忠、虎西山和赵炳鑫散文时用的一个标题。在这里我也不怕别人唾弃再用一次。之于邹慧萍，再加一条：她的散文重塑了她的自我精神世界，我感觉到，她看上去是那么平和，是那么成熟，是那么从容，是那么有生活气息。

那么，我为什还要为邹慧萍辩护（亦作“辩解”用）呢？

首先，二十多年前读张欣的《掘金时代》（小说），有一个细节说，不能给养在家里穿着苏格兰短衫，习字、画画、弹钢琴的女主人公谈论卢旺达难民的事，因为这种事主

人公不胜一听。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读到铁凝的《飞行酿酒师》（小说），情节结束于一个空间隐喻，那位初饮者，“他干吗要选个二十一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沉浮，就仿佛不知深浅了”，这同时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阶级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位置，进退失据、上下难安。具体到邹慧萍散文，是说她无意中对自我视野的扩充到了满眼他人世界之时，作为女性，作为女性散文，一些文学生产机制，在给女性、给城市中产阶级女性作家的基本规定中，类似于只能写什么、写什么又是不真实的建构中，对于邹慧萍散文中的他人世界，是不是潜在地、本能地拒收？从张欣到铁凝，小说的审美旨趣暂且不论，前后跨度近三十年，她们不都清晰地意识到社会分层乃至断裂得越来越触目惊心吗？这种断裂反映到文学生产中，难道不是以“我”遮蔽无数无声者的声音吗？而邹慧萍散文正是对无数无声者历史的记录，其一辩也。其二辩是为邹慧萍本人，通读他即将出版的这个集子，我感觉，越到后来，她的写作意识的确越加清晰了，她的诸多题材似乎是有预谋地奔向一个终极目的，这个终极目的是安逸和恬静。

在《到底该怎样言说我们当下的文学——从“莫言获诺奖”说开去》（《中国文化报》，2013.3.25）一文中，对今天的有效读者和“沉默的大多数”经过一番统计后，我写到，据一些研究消费社会的论著称，所谓“消费”其实是当



今一种新的异化变体。这个变体的巨大魔力在于，你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卷进消费怪圈，这也就很完整地解释了，即便是一个真正的泥腿子，其意识里只有笑容和快乐——也据说这是“被笑”“被快乐”。然而据我观察，不微笑不行、不幸福不行、不快乐不行，正是大多数文学者所浸染其间的一个大氛围。如果不从实质上戳穿这个东西，我疑心，类似我提到的那些即便还很难说深入了当前社会语境但毕竟有清醒批判意识的反思声音，马上会被欢乐的掌声及其早已坚实的欢乐机制弹回去。有人说的在莫言合唱团中的批评家还在“失语”，其潜台词大概是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脚：严肃地消费文学，并把莫言所提供的中国好故事推向“中国经验”的高度，然后，关起门来，安详地、诗意地清谈叙事学和诗学。

安逸和恬静是好事，也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未来生活。担心之处就在于，我们会因此而收缩我们的眼光，降低我们的视野，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人文表情会彻底褪色。那样的话，据我那篇小文统计显示的近八亿人口的生存状态，将不再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之中。换句话说，从此以后的文学，将不再以近八亿人口的现实生存状态为基本感知体验来源。

其实这一辩，不叫辩，权当与邹先生交换一下意见。我坚信，写出过《行走在西海固的阳光》和《一个人的行走》，以及由此类篇章汇集而成的深入底层社会心理图像的人，是不会断然拒绝我的这一小小提议的。